



洛庄汉墓出土的编钟和第一套编磬



口述人：郭俊峰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考古科科长

采访人：本报记者 范佳

考古发现档案：

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，入围“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1999—2002年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共发掘洛庄汉王陵陪葬坑36座，出土文物近3000件。其中，乐器陪葬坑出土19件编钟，6套石磬和鼓、笙等西汉王室乐器。编钟工艺考究、保存完好，为国内考古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编钟。洛庄汉墓乐器坑的发现，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汉代音乐史的空白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乐器宝库，对汉代音乐史及礼乐制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

郭俊峰：洛庄汉墓不只有编钟 还有两千年前的鸡蛋

▲西汉鎏金龙马铜当卢(龙象征青云直上，马象征脚踏实地，总称龙马精神)。
▼郭俊峰在考古现场。



一铁锹下去翻出三件金器

洛庄汉墓的发现出于偶然。它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座大型土堆，后来附近修建公路，那里便成了天然取土场。1999年6月的一天，一辆铲车一铲子挖下去，突然冒出一堆绿色的东西，竟是一大堆青铜器。当时围观的人一哄而上抢了。所幸有文物爱好者报了警，当地公安部门和文物部门及时赶到，追回了被抢的文物。

经鉴定，这批青铜器价值很高。章丘市博物馆对现场进行了紧急清理，在暴露出的一块土坑里，共出土鼎、盆、勺等生活类青铜器90余件。在得到省文化厅的批复后，以济南市考古所成员为主组成了洛庄汉墓考古队，由山东大学崔大庸教授带队，在1999年7月进驻洛庄汉墓，对铜器坑周围进行抢救性发掘。

那时我还是山大的学生，在济南市考古所实习，有幸成为洛庄汉墓考古队的队员。如今想来真是非常幸运，在学生时代就遇到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。

最初我们挖掘的陪葬坑里只有一些残存的箭镞、盔甲、彩绘陶器等，但这些残存的器物图案色彩鲜艳，纹饰带有明显的汉代特征。一个个发现也不时激励着我们。一天，我们竟然挖出了一枚完整的鸡蛋，和现在的鸡蛋相差无几，鸡蛋本身是易碎品，又经历了顶棚塌陷、碾压，居然还能保存下来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
为了安全保险柜锁在床腿上

当天晚上，我们把这些金器放在保险柜里，然后再放在最里屋我的床下，并用链子锁在我的床腿上。我第一次失眠了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让我顿时清醒。回想起来，挖掘时那金马饰离地面只有10厘米左右，如果那时不是“碰巧”挖在上面，之后一场暴雨就能使它暴露出来，好险。

接下来，马坑的挖掘正式开始，为了保密，我们亲自动手挖土，不再用民工，挖到金器后登记、绘图、标注位置……完成系列工作后也不能声张，回去上缴。

第二天，我们搞清了这个坑的方向为东西向，成“凸”字形，全长28米，宽3米，陪葬坑西部大部分已经接近坑底。我们马上从西到东进一步发掘。到下午下班时，我们在坑西部发现了大量的贝饰。

第三天出现了马骨，马身上的装饰，或鎏金或纯金也陆续暴露出来。为了保密起见，我们对纯金器实行“随出土，随记录，随照相，随取走”的策略，以保证安全。

偏偏天公不作美，干旱了整整一夏天的济南，开始不停下起雨来。我们只有见缝插针地干，和时间赛跑。雨稍停，我们就冲到工地上，然而坑里全是水。崔老师二话不说，第一个脱掉鞋子，跳下坑去，向外排水。我们也争先跳了下去。经过一下午奋战，水被排干了，我们已是狼狈不堪，浑身是泥。

封泥字迹和青铜器铭文提供两种判断

1999年夏天，我们在洛庄汉墓发现9座陪葬坑时，这个数量已经是国内同类汉墓的首位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后来陪葬坑越挖越多，竟然多达三十多座。

这些陪葬坑的结构非常复杂，分为三层，一层一圈，每层填上封土。最上面一层是牛坑，里面是两头当年被活埋的水牛；中间一层是一批小陪葬坑，埋着陶罐、马、漆器等祭祀品；最下面一层是十几个大坑，有乐器坑、车马坑、兵器坑等。这种奇特的陪葬坑分层现象之前在诸侯王陵中从没见过。

2000年夏天，汉代编钟的出土让洛庄汉墓轰动全国。14号乐器坑位于主墓室的正北，当时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了149件乐器，其中编钟有19件，编磬107件。比当时出土的汉代所有编磬总和还多。第二年正月十五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对这批乐器的鉴定演奏，2000多年前的编钟演奏出《苏武牧羊》《茉莉花》的优美曲调，声音明亮浑厚丰满，足见墓主人身份非常尊贵。

2000年三四月间，一座意料中的车马坑揭开了面纱。在这座洛庄汉墓最大的陪葬坑里，三辆大车出土，每辆马车都有四匹马。马拉车本身也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，车身、马身上珠光宝气。其中一号车和秦始皇陵发现的铜车马的一号车非常相似，特别是车耳的造型，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与山东地区已经发现的车的样式却很不相同。可见洛庄汉墓的马车来自千里之外的长安，它的年代应该是和秦非常接近的西汉早期。

在汉代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，马身上都披着大量的金器，可见墓主人身份显赫，他究

在一些普通人眼中，考古就是“挖金子”。其实金器是非常少见的，但我却亲身经历了挖金子的“神话”。

进入炎热的8月，一个又一个陪葬坑陆续被发现。清理完了三、四号粮食仓储坑和5号乐器坑，丰硕的成果让我们喜悦，但连续作战又使我们极度疲惫。按原计划，再粗略勘探几天，我们就要撤退了。

一天，太阳像火一般烤着大地，仍没什么收获。崔大庸老师看了一下表，距下班时间还早，就转了一圈，走到1号坑西边5米的地方，看了看四周，比划了一下，对我们说，在这个地方再挖一条一米长半米宽的小探沟，就撤退吧。

当时我的同学刘剑用铁锹挖了下去，突然从松软的土里翻出了三件黄灿灿的东西。那时我还是学生，幼稚的我竟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金子。崔老师毕竟见多识广，只听他惊呼一声：“金器！”几乎是同时蹲下身子，用双手小心地捧起来，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。

一个月的疲惫一下子被一扫而空，“我看看！”“我看看！”大伙都争着把手伸向崔老师。我们把那沉甸甸的金器小心地捧在手里，好像自己中了百万大奖，非常激动。出土的三件精美的金器是马饰，长5厘米，形似大象的头，上面带着一个皇冠，发出耀眼的金光。

后来我们发现，这次排水太及时了，这场大雨将11件金器冲露了出来，如果我们不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回驻地前按要求要再次清点，大家争先恐后把这11件金光闪闪、形制各异的金器戴满了手指，体会一下“富贵”的滋味。

记得当时还有一段小插曲。进我们住的村子时，崔老师让把金器藏起来，以防被别人看见。于是我自告奋勇，争着把这11件金器装到自己的口袋里。当时我穿一条松紧带的短裤，口袋里沉甸甸的金器，拽得我一边的裤子老往下掉，引得大家不住偷笑。

挖9号坑时，我们共用了18天，出土的300余件文物中，除了动物陪葬10条狗、7匹马，还有纯金器41件，总重量达600多克。这些金器都是马上的装饰品，或鎏金或纯金，有的像熊，有的像龙，有的像马，还有的什么都不像。那些形如动物的装饰品，或奔跑，或静止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表现出古代极高的艺术想象力。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文物是当卢，它是马额头上的装饰品，造型是一匹飞奔的马，但身子却扭曲成龙形，惟妙惟肖，富丽豪华。

在整个挖掘过程中，除我们6名考古队员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，一年后，我们说起这些事，人们听了，只是淡淡一笑，认为只是杜撰。

竟是谁？我们的目光投向距这里六公里的东平陵城。汉高祖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，在秦国搞郡县制的基础上又搞分封制。东平陵城两千年前是大汉王朝的东方重镇，全国四大铁都之一，手工业极其发达，还是济南郡的郡治所在地，济南国国王的居所，汉朝在东平陵城分封过多个诸侯王。

入住东平王城的汉代王侯，有刘氏家族的，也有吕氏家族的，那到底是哪个家族的呢？对于洛庄汉墓的墓主身份，考古界也有不同的观点。其中一种观点认为，墓主人是吕国国王吕台。

我们在清理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封泥，其中较为完整的就有26枚，上面都有“吕”字，如“吕大官印”“吕内史印”，可见这个墓和吕国有关。这座墓附近的东平陵城所在地，在西汉早期曾存在过两个国，吕国和济南国。但济南国的国王因负罪而被杀，不可能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，那么这座墓只能属于吕国国王。吕国是在吕后执掌实权后，把齐国的济南郡划割过来，作为吕国封地，先后有4任国王，但后三位都是被诛掉的，因此只剩第一任国王吕台才有可能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。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刘邦的长子刘肥，因为洛庄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有不少带有铭文，上面写着“齐大官”字样。因此有专家推断墓主人是齐国诸侯王，而那个年代的齐王只有刘肥。但齐国都城在临淄离洛庄太远了，并且刘肥死于公元前189年，离吕国的建立还有两年时间，墓中不可能出现“吕”字。目前考古界倾向于墓主人是吕台的观点。要想真正揭开谜底，只有主墓室被挖开的时候才有可能知道。